文學筆記叢書之一

舌華錄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廣益書局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再版

重訂 舌華錄

洋裝一冊 實價三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外埠分店 北京 廣州 南昌 成都 漢口 長沙 開封 萬縣 廣益書局

序

晉人尙淸言其立論則以無舌通心識超言外故有言不若無言之含章多言不若寂言之微中佛現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無數寶樹同時發光然後還攝舌相一時罄欬俱共彈指此藥王藥上以知草木味爲世良醫橋梵鉢提以口業異舌遠離三有富樓那以辨才無礙助佛轉輪作獅子吼如所稱甘露沁于牙後天華墜于塵尾醍醐出于乳下世尊嘿然則爲許可慧力所及至言不煩吾取茲錄或有會于斯友人曹盡之視舌于妻盧將不掉防逸在駟效翕于箕謀莒而得之意伐衞而動于色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遠矣談者以瓦間靑蓮爲聽法華舌本白强何關道德余每爲橋而不能下咋而不自堅矣釋海運從而笑曰子尙執塵見未能淸淨六根請斷子舌能復出此敍不

萬歷乙卯朱明朔日里社番之叟序

凡例

一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卽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此吾華本義

一所取在倉卒口談不取往來郵筆以其乃筆華非吾華卽有佳者不錄

一吳鹿長參定後經袁小修評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袁已筆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長前意

一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溢聽之者常謬以溢復謬其中不無一二差移讀之者或可見宥

一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嚶以此小帙遂名吾華是以蠡測海耳蓋所取在一案之書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舌華錄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民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硯箋　朝野僉載　婆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稽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部藁　六語　蘿藤三扎
坡仙集　羯鼓錄　南齊記　唐會要
談藪　耳談　李氏焚書　韓子
婁子　左傳　嘉話錄　蘇米談史
陸樹聲藁　伽藍記　初潭集　開元天寶遺事
東軒筆錄　開窗括異　青箱雜記　山谷集
西陽雜俎　長者言　書斷　大唐新語
笑林　顏氏家訓　太函集　東坡外藁
御史臺　續笑林　啓顏錄　唐雜記
南芸小說　閩川多士傳　洛宮舊事　清波雜志

目次

皇明通紀 松窗括異 容齋隨筆 盧氏雜說
開天傳信記 撫言 小名錄 獨異志
雲溪友議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玉泉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建文書法 墨莊漫錄
東坡志林 澠水燕談 艾子 冷齋夜話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窗雜錄 玉堂閒話
妖亂志 三國志 貧士錄 甲秀園集
侍兒錄 自得語 五語

慧語……一 諧語……三一 譏語……六九
名語……九 謔語……四〇 憤語……七七
豪語……一四 清語……四九 辯語……八〇
狂語……一八 韻語……五三 賴語……八四
傲語……二三 俊語……六〇 澆語……八八
冷語……二五 諷語……六四 悽語……九四

舌華錄

慧語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爲了語。慧之義不大乎。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兩而別之。則金粟如來氏矣。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刹那可以稱萬劫。其中倒拈順舉。無不中道。卽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麞。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常聾而穎悟。人與之言。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爲口。爾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鷄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稱嚴。操果回師。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

衆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爲有爲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以爲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琰少卽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棉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爲見者贖耳。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陳元方予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嬉。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嘗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

庾公常人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庾法暢從庾太尉。握塵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范寧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之。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座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舉衆從其義。

江夏馮京知幷州。謂王平甫曰。幷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王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瀉水着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以爲名通。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其子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澤。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卿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年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提熨斗。謂康伯曰。且着襦。尋復作褌。兒曰已足。不須作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聞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恨。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空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迓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塔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馥謂子琇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鬬力。何患童稚。

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總歸一致。

管輅年七歲。與隣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鵠。尙知天時。況人乎。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太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翟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蘗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陶侃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謝況祖聞之曰。時無賢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以爲德音。

曇秀往惠州見蘇東坡。將歸。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裹頭有災禍。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人貨玉帶者。弟以稱佳。旦旦命繫之。問曰。還見佳不。弟悟急還之。

李中谿無子。恆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傳三教絕矣。

孫子荊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閒。太閒反生惡業。人生莫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王詔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授教。仲達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鉢。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愍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鉢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讎校。嘗謂人曰。誤書思之。便是一適。

蔣性中爲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剌船。大爲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爲伊哄耶。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人餽魏武一杯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嗽曰。公教人嗽一口也。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丘長孺貸貲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授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帶。爾求雅人。我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爲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爲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

唐六如畫精極。尤佞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吳鹿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處買來。

屠長卿曰。撻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講便成就。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兄。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後勃果劣援。

楊奇爲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帶鬚。一悲使人墮淚。一喜使人解頤。此輩本假。世人惑眞。

李卓吾謂耿中丞曰。世人白晝寐語。公以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弈摴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逆盆中五矣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閭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祭仲壻反殺之。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桓宣武常謂孟萬年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齋。惟飲酒啖姬。雜茹五辛。諸菜人或風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吳答曰。未聞鷄毛與鷄舌同聲。

趙母嫁女。臨嫁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乎。母曰。好尙不可爲。況惡乎。

鍾士季羸有才理。先不識稽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搉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峯嚴頭。丹霞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荊公欣然嘆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郭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通云。請祭春牛文。東坡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徹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陳眉公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頗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馮具區同潘景升游白嶽。潘指壁上惡書攢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一同行者問曰。山苦

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陳孝廉琮。構別墅於邑北之蠻蠻地。或造陳鑿壁曰。目中日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不敢不樂。

我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皆爲客盡。其弟輩皆風之曰。吾兄如此。除是銀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恭笑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進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筵。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得與諸工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遨往。公忽染疾不懌。謂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曰。佳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逃歸耳。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殊猶帶燄。

■名語

吳苑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世。非含仁嗽義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經不宜權。此可以勵常姿。不可以籠上智。是世間一種攻補至藥。第於慧小差次名謂第二。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那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

韋夐子瓌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凶問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箠。

吳鹿長與諸友閒談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吳曰。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吾敬其道。毘陵劉少白。以道藏藝。吾敬其藝。天下名士。不難於知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沙苑在以慧藏癡。人愛其慧。君愛其癡。是亦一道也。吳亦肯服。

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日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二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公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

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陳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爲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爲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名爲得道。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劉禹錫曰。李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驟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

吳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蠢狂之士非不惡。喜其露眞。若使清而不矯。眞而不蠢。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

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爲諭德。往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

李文靖公沆爲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喫。嘗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著錦衣夜行耳。

唐李邕爲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應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顧不狂。其名不張。

屠緯眞曰。荊扉繩杜。便逢客過掃門。飯籮一空。輒有人來。譬蠶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高遠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愼可得久居。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每加祥愼。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震爲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王諶薦种嵩於河南尹田歆。謂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爲樂。對曰。爲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道衡聘陳。作入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甯而揆之。寧爲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瑞遣。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齊王晞爲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疎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闉麤有文章。未爲時人所知。孔圭稚常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寮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盧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唐天后嘗召侍有功貞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許子將常到潁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人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尚不繼。或爲之慮。胡曰。身已閑義。屋已閑書。大處足矣。不必瑣求。

邵文莊云。寧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乘興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即蔽一能。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藏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

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羅遠遊曰。大豪傑用心。恩處難知。怨處易指。瑣瑣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膻。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甑。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太守爲朝廷奉命。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吳燕儒曰。鬚眉之士在世。寧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訒雖輕諸少恆。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君非聖人。安得以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睨此自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豪語

吳苑曰。聖人盡而豪士出。聖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語。幾塞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副之者亦有二三。故聖人既隳之後。不如此輩之

強且幹也。況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其壯哉。嗟乎。波流宇宙。豈少此輩乎。乃次豪語第三。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聖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叫曰。男兒雙足。當從此處插入。其他皆狠藉耳。

趙溫子柔京兆人。爲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爲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儀眞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爲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給。曰。吾學書豈爲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鱗鱗。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麵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不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耶。

楊纂每云。丈夫富貴。何必故鄉。以妻子經懷。豈不阻人雄志。

宗少文問姪慤曰。君志何若。慤對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第四姬奉酒。形色戰慄。尙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湧。曠然自得。忽雲盡山出。驀然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皮山。祇此萬里長浪。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稽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謝縱與口熙亦同事。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仍擾攘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攜謝眺鮑人語來。搔首問青天耳。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梢上磨墨作檄文。

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堂。湧躍用兵。恚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助公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背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鴨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聞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咕嗶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此老叨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寧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爲陳稜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

祖逖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此。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鄧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杯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當酬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咸陽。縱觀秦始皇。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爲褚彥回。（彥回文士故反戲之）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閣勳。

陳蕃嘗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倜儻脫略。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土所能貯。合當以大海葬之耳。遂投波而入。

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其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

馬援將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揚子雲曰。雕蟲刻篆。壯夫不爲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即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大。安事此鄧通糜糜。時人奇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羽曰。書足記性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項王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衞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王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托劍切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一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

■狂語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人尙取之。而況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己廬若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胥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餘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次狂語第四。

袁坡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苑。過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無所辭。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譽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

桑民懌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盧無人。舉天桑民懌。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羅圯。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君能見不。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季眞。飲酒不如季眞。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季眞識謫仙。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爲第一流人）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郡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郵。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子麟。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長生術。不惜爲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間。只恐盛著不了。安用長生。士者慚而止。

郝公琰好吟。每得一妙句。輒躍起大叫。謂人曰。書言文武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孟軻。詩道亦然。曹劉五百歲而有李杜。李杜五百歲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問曰。我非李老君。能自退藏以讓尼父擅名也。

張伯玉過姑孰。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韻。將留以待我也。

徐文長爲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於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胡。令將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敢來。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攬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熟者也。

王冕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己與古人相況。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劉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習鑿齒嘗造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烏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爲檮杌。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入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郝公琰才高語放。嘗謂人曰。吾一懣時則讀曹蠡之詩。可以消之。次則袁小修。再次則讀吾詩耳。下此反增其懣。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麈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逐。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以謀誅蕭道成被殺）

謝胡兒詣庾季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徧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多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皮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扳公肋。何止傷膊。博慚而與官。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爾無厭。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割鱠拉鄉鮹食之曰。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爲散諸鄰里。

王冕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濟嶽峯。四顧大叫曰。白玉峯前度仙客。今無騎入。

桑民懌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而傳之我。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異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盡之之麤。此天之東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鳥。

靈壁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則不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於江淮間。謂曰。君困遊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劉曰。卿看此劉郎。豈靈壁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憐才者無有。即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瞞楊修么在。郝瘦頭顱。已久作草際塵耳。吳笑曰。若使我與君同遇。當庇君算一籌。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

張思光爲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

會稽徐渭。嘉靖間爲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

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眞長者哉。

桑民懌會試舉。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站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傲語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尙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之爲偏德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召辟（驍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爲參軍。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木。

孔拯侍郎爲直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具。乃於人家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過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榻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

司徒勗與嚴光素舊。欲屈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耶。天子徵我三。尙不見。況人臣乎。

向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

孫子荊爲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

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終身絕之。

僧貫休。婺州蘭谿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岸。郗下諸人共要生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隨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鈍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及玄被桎梏。時毓爲廷尉。會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爲王侯伶人。

卞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爲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王孟端夜泛舟。聞簫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具幣以乞配幅。王曰。吾晝消聲耳。君不得處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盧山人稱初囚滯獄。骨令張肯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鐺桎梏。翛然拘擊也。山人詣謝。事稍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皆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堵前。以客當居上坐。遂據上坐之。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淵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遂解印綬。

申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度。度畢即抽之。人問其故。笑曰。士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冷語

吳莬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爲暖。暖則散色爲花。散香爲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冷則爲蕊爲苞。色香雖具。即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自義乎。故水冷則結雲。冷則癡。一結一癡。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事。荊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悍。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聞笑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賓請曰。不如降黃巢。

宰相王嶼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

他。桓南山喜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此人。

孔君魚爲姑臧長清儉遏下。有譏之者。答曰。舊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嘆曰。癡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尙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潁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譏有新寵魯生者。舞能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衣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嫉賴耳。

蘇公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煞嫉踢。溫公不解曰。煞安能嫉踢。坡曰。是之謂煞嫉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魈不敢出。招遊仙潭下。臨絕壁。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縈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厮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輩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咈他宰相。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洲。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豔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謂瑍不慧也）瑍那得不生靈運。

眞宗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卽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上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盤盤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歷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看梨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曰。余意正在悽涼。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眦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羊卽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亡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閎。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曰。恐是怕他。

黃魯直與陳慥[illegible]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illegible]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隲耳。

我卿蕭洌與[illegible]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卽起於大人乘轎之[illegible]

陸制[illegible]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

憊乎。

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

洪武京城既完。上謂劉伯温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除是燕子耳。

王導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籤。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

松江張進士美容姿。過吳門。訪范學憲。范奇醜。二人同步閶門。市中小兒無不隨觀。張謂范曰。爲我看也。范笑曰。還是看我。

會稽張狀元諸孫四五輩。皆不飲酒。善餚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盡乃止。沈曼長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過餚不論美惡。只是喫。過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喫。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大病自當差。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瞬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此師頭閒。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見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妨爲予一覓。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苣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

笑曰。汝譏我。

司馬德操徽括囊謹慥。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嘉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臥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耶。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韓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婢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愛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嘆曰。壯哉雀鼠。

溫公喜漫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晚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蘿蔔飯時不。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藜羹飯是爲甚的。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註。侍立殿廷。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太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頓搖手曰。不要與。

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菜乎。

米芾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剞劂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聞人伯卿在座末。趁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

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撚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撻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膺座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朱忌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獻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趙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能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謂曰。趙乃僕爲東府時。所

送進士也。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羅汝鵬多髯。少年卽白。一日赴弔喪家。司喪者謂曰。公年尙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得不如此。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峴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寶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諸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座。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顚。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成以爲言。時王弇州在座曰。實是遠阿叔。

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飮。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

諧語

吳苑曰。語之次序。自戇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衆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不有先後。故次諸語第七。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蘇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鄙健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自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趨。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裹且從容。坡答曰。柰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常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惟盧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箋白團扇。憲坐箋執扇。意氣自得。秣陵王撝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撝乃命左右抽箋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勖勉。高祖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逢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冰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

王元景嘗大醉。楊尊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續兩句。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曹琰爲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述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惲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杉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官。遂直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矣。主人笑倒。

劉摯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摯曰。君馬何遲。筠曰。只爲五更三。摯曰。何不與他七上八。言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得比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著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視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逢龍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

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爲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謂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轡。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鄧康節走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袁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貧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屐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屐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昨年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艾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恇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豬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況四臟乎。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伶官敬新磨。以謔得罪。得莊宗。莊宗大怒。彎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舉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寸。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筍。過者以筍餽之。嗤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驕歌豔舞之山。袁笑曰。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謚文恪也。

葉月潭鬚髮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困不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不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荊石。性僻潔。不經接引。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恆。先與平康妓鈿舉昵。後舍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爲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舉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舉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蒜庫。諸茹舉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能兵人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頗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

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秖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云。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鬃者。顧謂散騎常侍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葛答爲煎餅。復謂諸臣曰。汝等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石動筩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嚏。

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筩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卽云。若不勝。臣甘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仙詩。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筩曰。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座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頹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縣著。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囘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稱可稱。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衆曰。罰衛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犢子。滿座譁然。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姤。頗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姤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瓌怕妻。瓌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既生育如鬼子母。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鴉槃茶。豈有人不怕鴉槃茶耶。

王玄同任荊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穢。玄同自舉磚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舉擊之。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堅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

李程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謂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崖州還。座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唯唯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旗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卽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會邸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耳。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龍陽華望演易。嗜烟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倪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蟹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介葛盧知牛語）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戒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巾納濕紙置於額。大扣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衆。必百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遠游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樓。

玉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忽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謔語

吳苑曰。詼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卽許李輩。尙不能辨。況我耶。吾請以盡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不及虐爲諸。及虐爲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以小分。乃次謔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敞見而笑之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座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蠻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聲問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

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瘡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曰。胡面倘爲宰相。瘡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猥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御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之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蘇子。子瞻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皆絕倒。

秦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讚。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日張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汙。卽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旣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葅。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葅。對曰。君旣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旣非英雄。敢與伯符淹諱。

太子洗馬蘭臺陵翊。爽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宋王彧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則舅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聱。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聱者。烏喙穀也。尻益高者。鴟俛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禕。逆敕羣臣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驟驢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英辟命。求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崐崙。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座。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曰。衆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敍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

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

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闔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耳。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座。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所彼宴息。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梁安城王蕭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欣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乘烘然大笑。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詣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詣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梁汝南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兵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戴巖。貧道何爲不執鍰。

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笑曰。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曰天閹。崔謖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剌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驗有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夜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

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貴。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八。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八。皆不及畜生。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唐章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爲卷耳。有女選入爲妃。長安令林善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爲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獒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時所以不及公者。爲無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鐵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弄竇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應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曰。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瓠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白居易與張祜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鶯鶯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

阿誰。非款頭詩何耶。張笑而答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

晉張謖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送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騕褭。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眞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眞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賂之。幡綽言曰。文樹不似猢猻。猢猻強仰文樹。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有僧馮門熟睡。坡戲曰。髣髴上困有客。卽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衆稱之爲陳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嗜。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貲。客將去。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眞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司馬防當舉曹公爲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防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防曰。昔舉大王時。

適可作尉耳。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嘆秋望之義。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齔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盛。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答曰。庾稺恭家。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習鑿齒孫與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座。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蓋爾荊蠻。敢與大邦爲伍。習云。薄伐檢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恆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榮期。供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祖廣行恆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人爲之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內穿地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爲一字令曰須是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尚使沒量斗酒佐三條椽內惟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問之乃劉琨妓女也一日問曰吾似劉司空不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荂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苣筍一筐以饋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以喂驢也

吳閣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是勉強從事

王鳳洲門有客著棋者甚劣見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藁俚語於河南有盜草之誚二公相遇高誚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年爭交歡之有太醫院目杜君拉游虎丘覩張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老爹同游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舉詩常質於郝公瑛郝曰師必大作齋喫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羅遠遊笑謂克文曰師母受郝瘦兒欺尊詩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似祖太尉瓊得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滑夏責在司徒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王辟周秦爲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秦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秦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尚守吏職猶猴乘土牛。一何遲也。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

沈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之。曰。盆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任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機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登溷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故。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秖是權攝已耳。

顧臨子敭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芽。喚作芽廣漢。

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頤盡摘其須去之。一日輝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丰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謝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愼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曹公送禰衡於劉表。表咸祖之。且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陳眉公好賞客。每謂客曰。古今二純漢。袁安閉門。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許題目。

我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下酷似神農。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之糧。士卒多以草根木皮爲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運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荷。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

清語

吳苑曰。香人尙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之義。不得不隘矣。陶之汰之。則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顯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顯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田游巖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蘧朴。帝問先生比性不。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巖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陳拈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埽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蘿山下。曰一樹菴。日誦唄其中。偶有事暫至市。褐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畢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滕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賓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葵藿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帖。曹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鄰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米家筆耶。復留累日。

梅嶺懸峭。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又小康。人騎始得暫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羨曰山不先示人

以易。此山靈肯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龍。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爲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雞犬相別。

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鄒南皐里。樂其幽寂。常忘歸。每歸謂所親曰。一入鄒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勵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遜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久矣。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士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晝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身常自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遭猿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爲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幽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窿。河北之山。棉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屠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醅。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吳苑笑曰。長卿此語。猶雷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與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

屠緯眞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眞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眞配爲夫婦。名爲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奉釣收綸。廬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煮。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詠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開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簟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粲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緒眞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來。

屠緯眞曰。籬邊杖履送僧。花鬚胃於巾角。石上帝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蘿山麓。有梨數千枝。每花開時。日槃礴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眞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反此者。是僧牛店。販馬驛也。

韻語

吳苑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卽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爲美。指之者爲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己病乎。是必以韻爲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耳。

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遘吳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引。同遊者欲亂之。有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卒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

吳逵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三。善飲。衆客頹。廢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寧寓目羨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座。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酬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閔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佁聖觀。缺月當眉際。涼楚逼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愆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誥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旬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非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玄嘉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與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閑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惡。每舉張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爲佳。謝景重在座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阮籍嫂常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皇甫湜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岳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癡也。隘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人譏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雜穢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蘇晉。頭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勒彌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簟。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烟委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插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鄉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景升座。有三妓佐酒。謝奉佛不飲酒近色。在座不無少自檢持。宋語之曰。打過豔冶。卽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爲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論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爲縣令。清愼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嘆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被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眞海棠睡未足耳。

蒲傅正知杭州。有衲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傅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傅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淵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浦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北齊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壻也。以女妻之。

屠長卿曰。據牀嗒榻。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邁。酣不好琴。曾聽彈正宮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酒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淸平愚侯訢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尙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砍創著其頰。左馮翊朱博用爲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酒啖肉。塊然復醉。

馬援破賊後。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灑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伉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是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奭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爲僧。頗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房。別後蓄髮。復遇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也。江曰。黃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苦極。我若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已三月未愈也。

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皆召賓幕閒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驅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着麤布欄衫。入市看鈴盤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戀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蘭亭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溼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闔戶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爲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剌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癡則慧。我幸在不癡不慧中。

吳龔之坐畸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語臣曰。龔之可憐。慘淡不曾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覺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緎。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王獻之夜臥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俊語

吳苑曰。鳥俊則以爲冠。獸俊則以爲騎。人俊則逐晴。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相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麚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寶署侯文爲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豈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候二日不至。忿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恆。那得介溪有芥。嚴稍斂。

東郡商鑑。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鑑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爲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鑑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蓋稀也。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吶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供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同官者曰。裴裕廷如下水船。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纔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折機線。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常指其署名。詰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陽春。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劉孝標目劉彥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士光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蜀先主嘲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曰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奮滿畏風在晉武帝座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宋之問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口過之問終身慚憤

裴子餘爲鄂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謜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蘇州守姚善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予於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東坡性不忍事嘗曰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唐子西曰筆之壽日墨之壽月硯之壽世

平康姬馬湘蘭甚有弊價一孝廉往造之不出積十餘年孝廉成進士爲南御史偶湘蘭坐株連當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徒負往日虛名湘蘭答曰惟往日之虛名受今日之實禍御史憐而釋之

豐城龍頭山舊名雞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阿曰山不名龍使雞有角更自雄絕

周伯仁以雅度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可謂鳳德之衰也。

汪南明謂王十嶽曰。吾文與弇州何似。答曰。鑿海志在容流。補天志在無漏。用志不同。各歸其極。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復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也。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駑猿奔林。豈暇擇木。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獄。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惰於道。微自陳。惰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庾太尉夜登南樓。殷王諸賢在焉。後王逸少下。王丞相謂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曰。惟丘壑獨存。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野。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簡文在殿上行。王右軍與孫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曰。此嗷名客。簡文顧孫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座。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文度在西川。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座。林公理每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幣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蘇峻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座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恨。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非無文彩。酷乏剪裁。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座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諷語

吳苑曰。諷者譏之微也。以言從風。何義焉。曰。草上之風必偃。以有形之草。從無朕之風。非微而何。故曰諷者譏之微也。乃次諷語第十二。

唐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謂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溫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肆誕。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座飲敍別。

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途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乃慚遁。強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面笑而內愧焉。

郝隆爲南蠻參軍。二月三日作詩曰。娥隅躍青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娥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長史。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將正卿。

唐散樂高崔嵬。太宗命給使於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爲來。

唐玄宗好擊毬。內廄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開能通馬經。綽曰。臣卜於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始皇喜。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賊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優旃侍始皇。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於廡下。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耶。帝愴然赦之。

蜀簡孫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爲昭德將軍。時大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者。令與造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問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何異。先主大笑。弛禁。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何兒得憐。對曰。白家兒得人憐。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諮于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王謹肅故也。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軸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蚤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卽下。賁敓手言曰。陛下都無下意。

禰衡被魏武誦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參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干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張眞人彥頗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蠻巴嘆酒。成都火滅。彥頗想乏酒。故有此災。陛下賜造後。隨當賜酒。由是止。

翟永齡不信佛。其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萬不怒耶。母稍止。

晉武既不悟太子之惴。有傳後意。諸名臣皆多獻直言。帝常在凌雲臺坐。衛瓘在側。欲露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

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驚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猾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譴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寫着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顏駟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爲會稽都尉。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寬仁愛物爲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黃州黃解元巖。荊州張狀元茂修。相聚薊門。黃年少有貌。而張乃權相之子。相正總朝柄。黃戲張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張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鄒元標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會張朝門外。朝鞭未鳴。二象鈎鼻相拄。周謂張曰。二畜拒公。胡不風上殺之也。張曰。彼爲朝廷安可殺。周曰。前日鄒元標劾公。不知爲誰。張勉強領意。貸元標死。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瞚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也。於是楚兵無相棄遺者。

晉文公出伐衞。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眄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詰曰。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賈乃卒謀王子立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爲臣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宣和間樂部焦德。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矣。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齊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變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善價也。掖愕然自爾乃復少改。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

浙帥錢繆。時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讌賓客盛觀之。隱指卻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

譏語

吳苑曰。譏刺之語。莫盛於詩人。詩人之刺隱。聖人不刪。吾士之刺顯。君子不取。君子不取。而盡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蓋風之可以假喻。本不可以入頑石鈍金。入頑石鈍金者。則在洪鑪利鑿矣。譏之一義。譬如洪鑪利鑿。亦頑鈍之他山也。誠世間皆靈石精金。則鑪鑿已自受模鑄。安能復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無耳。若一往一來。兩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意。乃次譏語第十三。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任宦捷徑耳。

裴玄本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已。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踖不安。

李義府常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裴強尉張懷慶。好論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憎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白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缺。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慚而止。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書爲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一日會客。座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澢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冀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它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

桓大司馬溫。詣劉尹。臥不起。桓彈彈劉枕。丸迸碎牀縫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聲地。寧可鬬戰求勝。桓有恨容。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戒牀下。話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父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約教咸酒也。萬年乃不復言。

王忠肅退朝。見一大臣自炙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曰。此婦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陸經多寫碑銘。頗得潤。人間子履近日所寫幾何。答云。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程篁墩主會試日。曾以關節事被劾。後出場。寮案設宴。優人扮賣一啼鷄者。叫云。我有一隻鷄。賣價一千兩。人問誰家鷄。賣此高價。答曰。程學士鷄。只賣簡五更啼耳。

韓愈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汝相崔大萃同年往還。直是總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不是做慕過人也。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衞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衞。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王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遐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甚愛之。談不容口。遽常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以嶺外非貶不去。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遷爲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澀口無應。

朱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退語爲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宰職。喬琳語舊寮曰。源公眞可謂火迫鄧侯耳。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卽得。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

孔稚圭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聽卿鼓吹。稍覺過此。

孫一元隱居西湖。矯情不娶。倣林逋以梅鶴爲妻子。後改度。徙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道吳興。謂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人寄語謹君。君不得無畢。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已。其人曰。梅令眷。鶴令郎耳。孫慚無地。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也。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澈。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婆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慈谿某縣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謂拿下曰。汝聞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應曰。聞者士子多讀書。惟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乃默然。

馬援爲隗囂綏德將軍。又嘗游使於公孫述。囂復命援奉書洛陽。世祖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能擇臣。臣亦能擇君。

謝公始自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

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座。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范玄平在簡文座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耶。對曰。弦也不慢。

王世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得出也。王曰。爺居相位。怎說傷風。

衡江州在滻陽。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梁何昌寓爲吏部尙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焉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宋顏延之。何偃值路中。遙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慚而去。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尙書。會有人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尙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王荊公爲參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豔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座遽曰。爲政必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父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爲譏己。遂不協。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飮。蔣隔簾問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欲乎。知業慚而退。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晏。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文廟繼統。陳迪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寒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

腥臊。臣嘗其美人。聞其香。陛下豈不聞乎。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晏集諸王。獨不召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日可謂仰藉天威。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人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鴈美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武陵張家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以兩次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曰。公何時賜玉。陳踧踖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鈎線。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以明月爲鈎。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劉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詹堅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爲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嘴尖如是。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使。堅老以郎官出。代既見端初。頗省其面。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常邂逅朝堂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風采堂堂。故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劉穆之少貧。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謂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當替李遜。清往辭戶部侍郎李巽。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

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卽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耳。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晏子使楚。楚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

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爲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

孫權問蜀益州太守張裔曰。蜀卓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對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張融與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傷佐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槃。上大笑。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尚之已有所送。而干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梁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製禮樂。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銓。嘗有選人被放。詐云差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

梁太祖受禪。姚泓爲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泓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上曰。頗聞其人才思敏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

晏子與楚王坐。忽縛一人來。王問何爲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味不同。水土異也。

鄭康成在袁冀州座。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

北朝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燕。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任彥升在齊。紆意於倖者梅蟲兒。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君侯問官。王笑而止。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常於御座曲晏。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乃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笑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指仁傑。喜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

女主。仁傑慚而止。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曰。今日榮甚。得巢由拜於馬下。

張文潛常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謂胡曰。此黃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未肇送啓謝曰。巨鰲負鼇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溆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

劉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幃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淹少在座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外。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樑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座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吳苑曰。凡物之憤。必鬱結而後起。如風怒則厲。泉怒則決。虎怒不擇爪。人怒不擇言。是皆憤之至也。蓋憤不易談。惟豪傑能之。若世間瑣瑣衣食之兒。卽命塡溝壑。不過如魚鱉之就砧而已耳。安見其憤哉。大抵天地如彈丸。而名物有盡。生才不已。以有盡生不已。求不憤得乎。乃次憤語第十四。

武帝拜主父偃爲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贍遺累千金。或說之爲太橫。偃曰。結髮遊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耳。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屠長卿下第歸。酒酣。忼慨呼曰。吾手可捫日月。而一第厄人。東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腹無文章。尙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倒。

鮑無雄落魂無遇。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醉後。忽頫水照見影大慟曰。丈夫三十歲。尙如此頭顱耶。

吳王賜子胥死。將死。言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趙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操。仕無伊呂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石於吾墓前。銘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蘇峻遷歷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灶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而淚如迸泉。廟祝拉杜下。視神目。淚亦湧出。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後果以反誅。

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忽引諸儈渡防我輩塗轍。

虞仲翔放棄南方。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蕭南郡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禹年二十四封鄧侯）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云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菜。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二千石而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死。

羅逸平生多讀書。不能自潤。每嘆曰。男兒在世。場場皆當歷過。吾歷貧而未歷富。歷賤而未歷貴。虞卿寂寂。豈男兒久爲耶。當覓東街一瀉以完結此心耳。

王維寧過賣棺畢。嘆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爲。

辯語

吳苑曰。辯者無鋒不摧。無堅不入。彼以直來。我以橫往。彼以順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戰場也。故戰國稱爲辯士。辯之有似於爭。君子無所爭。而取之可乎。曰不審。問之明辯之之語。聖人已垂令教。蓋不辯無以明格。斯辯亦近道矣。強詞曰其辯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辯語第十五。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楡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常說日月也。劉不能答。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悖德乎。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

人父不能對。

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修爲君平修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爲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仲尼有何闕。而居闕里。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醼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崩分。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滅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有慚色。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卽易之。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父。試使吳復求白頭父。張不能答。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刼貧家。豈得無罪。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

漢東陳太丘實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過時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武帝召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爲吏撾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倪文毅岳五歲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對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對曰。卵白豈止一面。

余肅敏公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合是故產。公曰。未聞有姓張者訟張家灣。

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劉恕年四歲。穎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淮海周輝。與人論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周曰。藥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緒爲大將。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乃釋之。

王聖美爲縣令。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不顧聖美。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不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

李勉爲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爲姦也。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及先主鎮金陵。彬囊文往謁。錫賚頗厚。歸以所錫金帛陳於庭前。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優勝。婦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先白誰耳。

稽中散語趙景眞。卿董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限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天。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皐夔契稷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亮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亮曰。逆則應殺。狂何以徙。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恆飲酒。不見酒家復甑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武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初婚時。允既見。卽欲出。婦料其出必無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阮宣子以三語爲王太尉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

◘穎語

吳苑曰。舌之有穎。如弩之有機。天下之利物也。穎之於語。無類不有。惟諧謔機辯之類居多。然四語已有部領。卽四語中有具穎者。而穎部無與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諧謔機辯之語。斯成穎語矣。乃次穎語第十六。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何爲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輕所度量。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姪譚求官。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梁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而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應聲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

蕭琛常於御座飲酒。屬酒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

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張後裔在幷州。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揑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應聲對曰。無以過密陀僧。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得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鍾繇晝寢。二子毓會共偸服散酒。繇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偸本非禮。所以不拜。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曰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

蜀先主以伊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吳主大慚。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

孔融與禰衡友厚。跌蕩狂放。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臣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答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莊寶劍。謝以與魯爽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日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陲之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搥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耿九疇遷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旁。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應曰。尙不及使君之清也。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曰。父立子坐。禮乎。解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淺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巃嵸以嵯峨。其水渟澹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周僕射伯仁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稽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達希稽阮。

孫盛爲庾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二子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戲曰。願爲小相。袁應聲曰。切比老彭。

楊大年億。方與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賦向石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祕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座之顏回。仁祖曰。座無仲尼。焉得顏回。

袁彥伯宏以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太傅謝安賞宏機速。乃祖之於野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卽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着貂貍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貍從兜鍪中出耳。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遺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騎。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閤寺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羈於覊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吳使張溫聘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盧志於座衆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者友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稱。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桓玄既簒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無知。答曰。潘岳秋興賦敍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武陵蠻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上挺聖王。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

澆語

吳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祕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輕薄乎。故輕薄乃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獄。皆輕薄之報。毘沙天子。不肯聽一假借倖人。雖然。此亦自天之縱我耳。可無問也。乃次澆語第十七。

宋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梁到治。本灌園人。後得位。謂劉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牖下以苦之。治恨孝綽。竟害之。

益川令楊炯。每見朝官。目之曰麒麟檀。人問其故。楊曰。今鋪樂假弄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驢非檀而何。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蹇傲。甚爲時輩所妬。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

陳通方年二十五。舉進士。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侑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貯之。

薛能鎮許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棨鞾參諸幕客。幕客愈怪。能曰。俾渠消災。

姚巖傑素輕盧肇。或一日與肇會於江亭。盧請目前取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闕尺八。巖傑遂飲酒一罌。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張吏部籍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復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客。

柳季雲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倪雲林善山水。爲一代名匠。獨不寫人物。太祖高皇帝問曰。何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禰正平自荊州北游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人間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爛答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褚公與孫興公同游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劉謂轅下驢曰。汝努力。汝輩已爲令僕矣。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未終篇曰。所見不及所聞。遂引舟去。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謝玄暉頗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謝曰。定復不急。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乃賃所爲詩。湯始稱佳。既倦屢請。乃謝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無罪。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問曰。何處佳。其人不能指。楊袖文曰。是蹴圓口。遂去。

蔡子木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曲發聲。吳國倫輒鼾寢。解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人諫之。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

陳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崔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

鄭光崇有一巨皮箱。凡投贊有可噱笑者。卽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東平王錫老貧甚。每節口腹之奉以碑刻。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篇。

謝耳伯結放生社於五明寺。以作文爲社課。謝倡曰。如文不成。罰貲放生。沈曼長聞曰。謝已有功德。何必放生。人問其故。沈曰。人聞此語。勝於放生。

丁度晁宗慤同在職館。晁因遷職。以啓謝丁。丁乃戲答曰。啓事更不奉答。嘗以糞盤一車爲報。晁笑曰。得盤勝於得啓。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棋。嘗謂人曰。通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擡糞與着棋。

桓溫與謝奕善。辟奕爲安西司馬。惟布衣好。嘗偪溫飲。溫走入避之。奕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聞而不計。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己。乃臨池洗耳。池主乃牽牛上流飲。曰。毋汚吾牛口。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大學士丘濬慕桑悅名。召令觀所爲文。紿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祉穢乎。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見黃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吳鹿長性坦率。不事矯飾。每遇風雅洗剔之輩。輒皆掃落。人謂曰。君不得盡鹵莽爾爾。答曰。予以鹵莽遇風雅。復以風雅遇鹵莽。胡爲盡爾爾。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人詠之以示王鳳洲。王曰。極似陳白沙老來悟句。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昵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姿。郭每顧之。略不與所昵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郭佯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岸花酹曰。春風入林。豈爲松柏。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常曰。吾愧厠盧前。恥居王後。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候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着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桓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魏長齊雅有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座。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令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

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既往。劉尙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太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生。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猶狢嗷盡。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受而不恨。

郗司空方回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無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夷甫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孫興公作庾公亮誄文。多寄託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爾。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恢兒娶鄧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不爲亂倫之始。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驚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作將善雲梯仰攻。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鏡騎。鏡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擺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悽語

吳苑曰。悽者西也。於時爲秋。秋之爲時也。刁刁焉。槭槭焉。稍具情者。觸聞之間。無不墮淚。其義可知矣。又西方爲萬物告終之處。故次悽語第十八。

李斯論斬咸陽市。當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陳宮與呂布俱爲曹公所執。公謂宮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

衞大夫見王義之小時書。便有老成之氣。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漢高征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風之歌。帝自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

狄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乃嘆曰。吾親舍其下。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妻。甚有寵。常着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見本懷。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王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悵然。增伉儷之重。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爲之改容。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塞。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龔勝死。楚父老來吊。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棱柄惟新。便自有黍離之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判。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賫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韓雍陞江西巡撫。經泰和。念陳芳洲爲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將安死焉。

江陵陳元植。與章華甫張相期友善。陳死。華甫檢元植所批閱東坡集刻之。以傳其意。每至刻所。出謂人曰。予一聞敲字聲。使人半日思腸不返。